

易中天
王立群
张宝瑞
张广友
江平
巩献田
李曙光
蔡定剑
钱正英
杜导正
吴象
刘吉
周瑞金
徐景安
宋亚平
赵超英
李昌平
丁学良
王绍光
汪晖
高梁
王小鲁
文贯中
竹立家
保育钧
马立诚

26

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

◎ 马国川 / 著

OBSERVER

观察

观察

观察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CHINA ECONOMIC PRESS

强权即公理

26 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

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观察: 26 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/马国川著. - 北京: 中国经济出版社, 2008. 6

ISBN 978 - 7 - 5017 - 8473 - 8

I. 观… II. 马… III. 名人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3489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经济出版社 (100037 ·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)

网 址: www.economyph.com

责任编辑: 乔卫兵 吴航斌 (邮箱: hangbinwu@126.com)

责任印制: 石星岳

封面设计: 华子图文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承 印: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 × 240mm 1/16

印张: 22.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7 - 8473 - 8/F · 7465

定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举报电话: 68359418 68319282

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: 12390

服务热线: 68344225 68341878

序言：阅遍群山自成峰

《经济观察报》执行总编辑 仲伟志

在《经济观察报》，有一类新闻几乎就是为马国川度身定制的。这就是访谈。

当今很多人会把访谈类新闻归结为电视媒体的专长，而马国川则坚持这种传统模式，通过谈话与沟通，用文字把那些当今社会舞台最中央的人物一个一个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这些人物访谈的背景，往往是重大新闻事件或社会思潮，于是这些访谈本身，这些典型的记者化的作品，也是一幅质地坚硬的社会风景，是一种对历史的诚实记录。

“访谈咋就这么多！”人们对当下传媒发口水式的访谈泛滥早已提高警惕。但真正有价值的新闻访谈却一直少之又少。在西方，访谈一直是历史学、新闻学、社会学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，但在我们这里，它往往变成一种庸俗的方法论。

访谈需要对话能力，需要目的明确、有话可说，如果没有足够的积累，访问者与受访者交流就会非常困难。马国川自如把握谈话节奏、适时变换各种语气，在揭示新闻背景的同时，甚至还会驳斥不同意见——这是因为，在他的访问名单中，除了那些坚守人类普适价值观的人物，也不乏极端之人，他们往往因为语言的锋利而失去了思想的从容，这就需要访问者高超的调控能力。当然，对于采访者主动充当辩论对手，至今还是见仁见智。

他的努力证明了访谈这种报道形式的价值，而且可以证明，传统媒体的访谈类新闻并不落伍，它不仅仅属于法拉奇的时代。法拉奇的一系列风云人物采访记，曾使她声名鹊起，但她咄咄逼人的轰炸式盘问，很多人并不适应。争议一直延续到现在，比如中央电视台的

王志也因在《面对面》中效法自己的偶像法拉奇，不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。马国川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姿态低，喜欢平等地对话，没有自我表演，没有把自己的访问当作精英的“审判席”。这使他的访谈更接近当代社会构成原型的基本特征，而没有把他们变成演员或者雕塑。

在马国川的访问名单中，多是学界的明星与泰斗，阅遍群山自成峰，受访者对他多有砥砺，这是他的福气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期待他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，我们也希望他的采访名单中陆续出现政坛要人。但是，正如一位同行朋友所说的那样：“我们怀念法拉奇，我们更怀念邓小平，优秀的采访者也要靠优秀的采访对象成就。”在这个时代，把法拉奇视为偶像的大有人在，想问法拉奇式问题的记者大有人在，但开放如邓小平者，越来越杳不可寻。

我们期待马国川，也是期待这个时代。

目 录

序言：阅遍群山自成峰..... 仲伟志

易中天/1

易中天突围/3

易中天访谈录：中国必须现代化/10

易中天品成都：是方式，不是模式/17

王立群/27

王立群：清醒地对待历史/29

王立群访谈录/32

张宝瑞/39

张宝瑞的手抄本时代/41

张广友/49

张广友：新华社里三十年/51

江 平/59

江平访谈录：我只坐在法律一边/61

巩献田/69

巩献田这个人/71

巩献田访谈录/79

李曙光/83

李曙光谈牙防组事件：建立“法治的社会主义”/85

蔡定剑/93

新闻自由是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/95

蔡定剑访谈录/98

钱正英/109

钱正英的水利人生/111

钱正英访谈录：不需要“西藏之水救中国”/117

杜 导 正 /121

杜导正:本色是书生/123

杜导正访谈录: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/130

吴 象 /125

1982:“大包干总进军”/137

刘 吉 /147

刘吉:中国不存在两级分化,“原罪”是一个伪命题/149

周 瑞 金 /159

“马克思主义者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”/161

徐 景 安 /167

徐景安:见证改革/169

宋 亚 平 /179

宋亚平:改革者的困惑与思索/181

宋亚平访谈录/185

赵超英/193

青县模式：一个县委书记的民主实验/195

赵超英访谈录：民意才是合法性的基础/202

于建嵘访谈录：一种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模式/208

李昌平/211

2000：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千禧年/213

丁学良/223

丁学良：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/225

丁学良访谈录/229

王绍光/239

王绍光访谈录：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/241

汪晖/253

汪晖：渐行渐远的思想者/256

汪晖访谈录：现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/262

高 梁/271

高粱：从改革走向反思

——一个大飞机项目倡议人的思想史/273

高粱访谈录/284

王小鲁/289

一份研究报告的出台/291

王小鲁访谈录/295

文貫中/303

文贯中：往事何曾付烟云/305

文贯中访谈录：中国需要第二次“土改”/314

竹立家/327

竹立家访谈录：析论“新发展共识”/329

保育钧 马立诚(外一篇)/339

十七大访谈录/341



易中天

易中天，1947年生，湖南长沙人，武汉大学文学硕士，现任厦门大学教授，长期从事文学、艺术、美学、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，著有《帝国的惆怅》、《品三国》等著作。



【采访手记】

真的不想凑热闹，但是当读了易中天的作品《艰难的一跃——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》以后，我还是决定去采访他。因为我觉得，日益走红的易中天其实被媒体误读成了一个浅薄的“学术明星”，而我认定，他是一个有相当思想深度的人，在他充满了机趣的言语背后，沉淀着宝贵的启蒙精神。

当我坐在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一楼的茶座里，向易中天讲述完对他的认识后，他一怔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原来以为和其他采访一样，就是挖花边新闻的。我得考虑考虑。”考虑的结果，是他接受了采访。和在“百家讲坛”上谈笑自若不同，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易中天语速很慢，有时甚至是字斟句酌。但是这种斟酌绝非缘于苦思冥想，而是缘于一个思想者的缜密——他在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准确更充分。

在第二次见易中天的时候，他说起了在新疆大学演讲时的一件趣事。一个大学生在提问时，双手举着发表采访文章的《经济观察报》。

再后来，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易中天的《帝国的终结——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》的大陆版。出版社按照易中天的要求，寄给我一本样书。通读之后，我慨叹易中天的识见与才气，也深感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
易中天突围

一

“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我们家就靠我父亲和我两个人维持下来。”回首往事，易中天颇多感慨。

在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易中天仅是一个少年读书郎，怎么能够养家呢？面对记者的疑惑，易中天解释，那时候他们全家有祖父、父母、两个弟弟和易中天六口人，“父亲拿的是副教授工资，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，有特供，而我是中学生，粮食定量高，所以是全家吃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易中天生于湖南，但是六岁时就随着父母来到长江边的武汉。他的父亲在中南财经学院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）担任讲师，讲授会计学。

“他的情况很奇怪，”易中天这样描述父亲，“‘文革’前他是职称低、待遇高。虽然只是个讲师，但拿的是副教授工资。因为他政治比较进步，属于党组织信任的人。在人人都受冲击的‘文革’中，由于职称是讲师，目标不大，所以他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。”

在易中天眼里，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中人，对政治没有兴趣，而且为人随和。“随和到谁都可以欺负的程度。我记的比较清楚的是工会经常组织看电影，发给我们家的电影票从来都是最差的，因为他好欺负，他好说话，他说你在哪看不都是看嘛。”

在武汉，易中天度过了他的中小学生涯。他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单纯，“我住在高校里面，我上学的中学和我父亲所在学校就只有一墙之隔。”

易中天小时候就喜欢读书，“很小就开始，当然从连环画开始，然

后读些什么童话，慢慢地进入文学名著，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中外文学名著已然读完。”他坦陈，虽然都看过了，但是“有多深的理解谈不上”，“有的是囫圇吞枣，半懂不懂。”其中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居多。

“给我影响最大的小说，就是前苏联作家薇拉·凯特琳斯卡娅的《勇敢》。它描写当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，到西伯利亚去建设了一个新的城市‘共青团城’的故事，这个书当时对我影响很大。”

于是，高中毕业之后，易中天便告别父母兄弟，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新疆，参加新疆建设兵团，“完全是模仿那个小说描写的足迹，也想在那去建设一个共青城，也想写出一部中国的《勇敢》。”

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易中天充满希望踏上征途。没有离乡的惆怅，只有激荡的豪情。这一去，就是13年。

二

1965年，易中天来到北疆，非常巧的是，他分配的那个农场就叫“共青团农场”。

共青团农场在一个叫莫索湾的地方，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，“那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，把一些当时的思想记下来，准备将来写一部中国的《勇敢》。”

但是理想主义者易中天很快就发现，现实与理想完全不同。

“农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它成分很复杂。有解放军复员转业的，有原来国民党起义的，有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，还有从全国各地农村自己去的‘盲流’，也就是今天的‘外来务工人员’，还有刑满释放人员、劳改劳教人员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社会。紧接着遇到‘文革’、动乱，这样一来就把什么苦都吃遍了。”

易中天读到了“社会”这本大书，而且发现“社会”这本大书远比书本上记录的东西丰富得多、真实得多。

“在那个诗意描述的地方，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，”易中天说，“我

现在有一个想法，我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，就要提出一个议案：以后年轻人考上大学以后，保留学籍，至少当一年工农兵，就像泰国的所有男孩子要当和尚一样。不是像军训那样，简单地在学校里走走操，而是真的到兵营、到农村、车间去，否则不知人间疾苦，不知底层的真相，将来没有用的。”

这一时期，易中天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、鲁迅和马恩著作。“我必须坦率地承认，我至今还仍然受毛泽东的影响，包括他的文风，”他说，“鲁迅先生教给我的则是要直面，不要回避，不要粉饰。”

1969年全国掀起了“批陈整风运动”，毛泽东提出来要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、《法兰西内战》等六本书。所有单位都要读书，重点读一本书，然后去发言谈读书心得，“分配给我们农场重点读的是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。当时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，工作忙，就指定我代读、代写，专门给我一个房间读书，然后结合本农场的实际，写一篇读书心得报告。所以我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是很好的。”

有些人回忆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读马列，发现与现实不是一回事，于是对现实制度产生了怀疑，可是易中天说自己没有这样的觉悟，“我当时觉悟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在批邓小平的时候，自己心里面悄悄地说能按邓小平的想法做就好了，只有这么一点。但是连他最后能够成功都没有想到，就这么一点朴素的想法。我只有一个看法就是‘生活不是诗’，我只有这一点感悟。”

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，很多人建议易中天去报考，但是他却“不敢去考”，因为那时候他在一个中学当老师，教毕业班。

“我担心我和我教的学生一起下考场，他考上了我没考上。那就没脸教书了！”

第二年，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，易中天报考了研究生，“我一高中生，考研究生没考上不丢人，考上了，算我赚了四年。”

易中天的箱子里面装着唐诗宋词，这是他从武汉带到新疆来的，“纯粹是一种爱好”。经过三个月的苦读，他终以大学本科“同等学

观察

力”资格考入学术之门，成为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，在13年后重返武汉。

三

多年以后，大红大紫的易中天在与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的观众交流时说，当年被录取后最兴奋的，不是因为自己成为了“文革”之后第一批研究生，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去看唐诗宋词了，而是，“可以在图书馆里天天看书啦！”

易中天开始了他的迟到的大学生涯。他几乎是疯狂地读书学习。

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引起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，易中天就读了三个中译本。他买了一本单行本，然后还把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42卷的那个译本抄了一遍。“笔记本现在还在家里，我抄的时候笔记本是这样的，三分之二的地方抄原文，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心得笔记”。他说。

易中天认为，八十年代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历史学家黄仁宇，另一个是美学家、哲学家李泽厚。前者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影响了易中天的历史观，后者则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。其中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，对易中天影响最大。虽然李泽厚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《华夏美学》，但是易中天坚持认为，《美的历程》才是李的代表作。

“《美的历程》首先告诉我，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，原来学问就该这么做。这对我影响非常大，包括最后选择了美学作为专业，这都是受李泽厚的影响。”

1981年易中天毕业，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爱才心切，专门找到教育部部长蒋南翔，以5名本科生去新疆工作，换得了易中天留校工作。三年后，刘道玉任命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。

在学说迭兴、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，易中天与外界没有过多联系，而是埋头教学和研究，以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。李泽厚的美学叫“实践美学”，雄心勃勃的易中天在他的同学邓晓芒的影响下，由邓晓芒领

头，一起建立了“新实践美学”这样一个新学术体系。所谓“新实践美学”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旧的“实践美学”的一个超越。它的代表成果，就是二人合写的《黄与蓝的交响》。对这本书，两人都比较自信。邓晓芒曾对易中天说：“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，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。”但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在1989年出版时——此版书名叫《走出美学的迷惘》——正遇上出版低谷，只印了八百册。

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是中国学术界、思想界的转折点。站在这个转折点上，易中天一方面感受着时代的变迁，另一方面又体味着学术自由的压抑。早在1988年，易中天就出版了他的处女作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，还发表了诸多论文。然而成果颇丰的他，直到1991年才晋升副教授。

于是易中天告别了武汉，来到厦门大学执教。不久，他的代表作《艺术人类学》出版，并获得了“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”。“当时厦门大学获奖14项，13项的得主都是博士生、导师、教授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副教授，我就因为这本书评上了‘正教授’，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，我当不上教授的。”

“这本书的获奖，意味着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？”记者问。

“那时候已经没有学术界了，哪来的公认？最多是评委的承认罢了！”易中天回答。

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难，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，“收到同行的著作，也就看看前言、看看后记，写封回信谢谢就完了。我的《艺术人类学》也没人看，于是我就想，如果同行都不看，谁看？反问其他，如果书写出来没人看，你写出来做什么？”

四

易中天开始了转折。

“大概是1994或1995年吧，我开始了两个转折，一个是我的学术领